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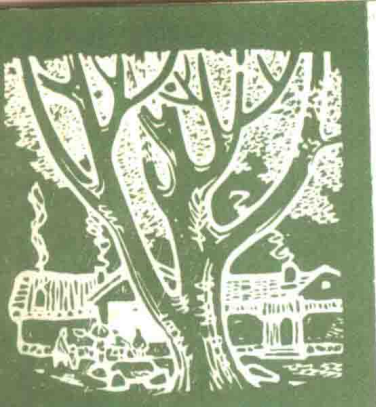
青年佳作

Qing nian jia zuo

1982年优秀小说选 《青年文学》编辑部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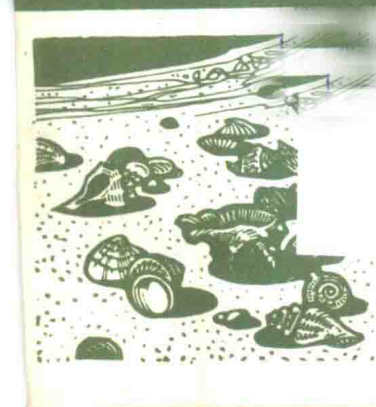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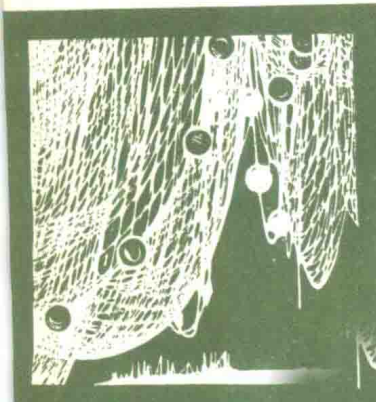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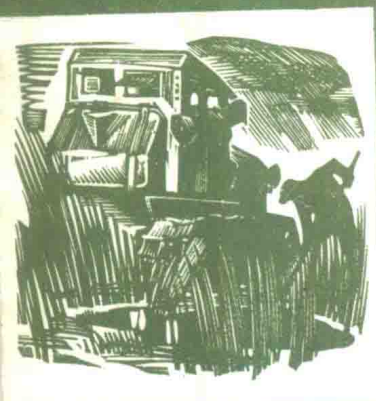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青年佳作

《青年文学》编辑部编



青年佳作

1982 年优秀小说选

《青年文学》编辑部编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850×1168 1/32 13.5 印张 2 插页 287 千字

198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8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85,000 册 定价 1.25 元

封面：吕敬人

环衬图：徐冰

尾图：陈晋荣



· 目 次 ·

明姑娘·····	航 鹰(1)
赔你一只金凤凰·····	李叔德(37)
八百米深处·····	孙少山(53)
“大篷车”上·····	方 方(73)
女大学生宿舍·····	喻 杉(88)
阿鸽与船·····	姜 滇(112)
母亲与遗像·····	海 波(125)
设有靶标的小岛·····	黄传会(143)
拉岱大桥·····	简 嘉(154)
小城故事·····	谢鲁渤(187)
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·····	梁晓声(202)
哦,香雪·····	铁 凝(234)
世界在他们眼前展开·····	罗来勇(248)
敬礼!妈妈!·····	宋学武(274)
西望博格达·····	柏 原(291)
嫁·····	储福金(304)
墙·····	邢小平 邢原平(316)
大 坂·····	张承志(332)
舞台小世界·····	王安忆(353)
燕儿窝之夜(中篇)·····	魏继新(378)



航 鹰

明 姑 娘

〔作者简介〕航鹰，本名刘航英，女，山东省平原县人，一九四四年二月生于天津。一九五九年初中毕业后，考入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做舞台美术工作，一九七〇年改任编剧，现为天津文联专业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天津分会理事。主要作品有话剧《婚礼》（获文化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创作二等奖）、歌剧《喜事的烦恼》；报告文学《飓风中的葬礼》、《盲人浴在光明中》；短篇小说《开市大吉》、《原告与被告》、《金鹿儿》（获一九八一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）、《杨树的眼睛》、《名角儿》、《前妻》、《自由的野鸭》等。

本篇获一九八二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

在鹅毛大雪中，河滨公园的长椅上坐着一个人。大雪封了路，封了河，给整个城市披上银装，公园里除了他，再没有别人。他已经这样坐了一个多小时了，雪花落在他身上，把他染成了白色。地上的雪没过他的脚踝，冰冷的雪花钻进鞋里，脚冻得麻木了，他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。

他看不见周围的银色世界，那些绚丽的光和色，已经成为遥远的追忆、梦幻和想象了。他眼前是无边无垠、深不可测的暗夜——他是一个盲人。

一群孩子嬉闹着来打雪仗，远远地把他当成一个雪人，便朝这边跑来了。但走近一看，吃惊地发现他是个人，就推他摇他说：“叔叔，您怎么啦？”“坐在这儿干什么？”“妈妈说会冻病的！”

“滚！”他愤怒地挥舞手中的拐棍，轰赶孩子们。因为这些干扰者把他暂时的宁静打断了——刚才他正在回忆自己的大学生活，紧张的学习，大学生运动会，文艺汇演……

孩子们开始报复了，向他投掷雪团，大声喊叫：“嘻嘻，是个瞎子！”“瞎子变雪人儿！”“一会儿变成个大冰人儿！”

他气得也抓起地上的雪乱砍起来，孩子们哈哈大笑：“真瞎呀，朝哪砍呀？我在这儿呢！”“瞎子投降！”“瞎子投降！”

他寡不敌众，又没有“投弹目标”，有些狼狈了。这时忽然听见一个严厉的女声说：“小朋友们，欺负残废人是不道德的！到别处玩去吧！”

孩子们顿时安静下来，滑着雪溜儿跑走了。

那年轻的女声变得十分亲切温和，对他说：“同志，您也该回家了。刚才我路过这里，在公园栏杆外边听见孩子们劝您走，怕您冻病了，您不该对他们那样粗暴。”

他冷冷地说：“谢谢！”

可她还不走，又说：“听您说话都有些感冒的鼻音了，雪越大，您还是……”

他打断她的话：“请忙您的吧，我高兴坐在这里。”

他把头扭向一边，不耐烦地敲叩着手中的拐棍。她却毫不介意，仍然耐心地劝道：“也许是我多问了，您是不是有痛苦的事情？这里是河边，河水还没冻结实，您可……要小心点。”

他的心事被人窥破，恼恨地说：“我要是能痛痛快快地走那条路就好了，但我没那个福气！放心走你的路好了！”

“所以你就这么糟蹋自己？”她的声音又变得严厉了，但马上又轻柔下来，象一起一伏的波浪：“想开点吧！生活中谁还遇不到挫折和困难，总要看到未来和光明……”

他顾不得礼貌了，冷笑着回敬她：“说得多好听！你们当然可以看到光明，可我眼前只有黑暗，黑暗！你要是处在我的境地，就不唱这种高调了！对不起，我愿意一个人呆着。”

没想到，她听了他的逐客令，反而坐在了长椅上，说：“如果你不走，我就在这守护你。嘶，真冷！你家在哪住？我送你回去吧！”

他气得站起身来，跺了跺冻木了的脚，拄着拐棍离开了公园。身后，传来她格格的笑声，听上去好象随着雪花在飘舞。

他的名字叫赵灿，在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，突然双目失明了。在医院躺了半年，经过各种治疗，眼科医生们表示爱莫能助。

教师和同学们都为他惋惜，因为他是物理系的高材生，多年

寒窗潜心攻读，才踏进大学的门。他风华正茂，眉清目秀，身材健美，是田径运动的校魁。他爱好文艺，广读博览，还是学校民乐队的台柱。这个命运的骄子，正在奔向灿烂的前程，却在似锦的坦途上跌进黑暗的深渊。爱情的大门，可能永远不会为他开启。

他那颗在一帆风顺中骄傲的心，受不了这巨大的打击，在北京躺在病床上时，几次想自杀。但是，听到守候在身旁的姐姐的声音，又不忍那样做。他自幼失去父母，姐弟二人相依为命，姐姐为了培养弟弟，放弃了高考机会，去纺纱厂做工，并且结婚很晚。现在，她请了事假赶来伺候弟弟，每天说不尽的安慰话，他怎么能伤姐姐的心？

就这样，他随姐姐回到自己熟悉的城市——现在他只能辨别那些亲切的乡音了。父母留给他们的住宅本来很宽敞，他上大学后，姐姐出嫁了，姐夫是个军人，不常回来，她一直带着孩子在娘家居住。但是，赵灿在北京曾表示不愿意回到旧宅去居住，怕听到邻居们惊讶的问候和怜悯的安慰，怕人们把他现在的样子和过去的健美相比较。于是姐姐和换房站联系，在她婆家附近，找了一处寂静小巷里的独门独院。虽然是以大换小，原来的三间住房变成两间了，但赵灿对新居很满意，听不到繁华街市的噪声，他的心宁静了一些。更主要的是，新街坊们以为他从小就是个瞎子，也就不去注意和议论他了。

姐夫的弟弟给他做了一根涂漆木棍，上端镶着光滑的有机玻璃扶手，下端包着铜头。他收到这份实用的礼物，心里又是一阵凄凉：盲人们管这叫“马杆”以后他就得以棍代马了。但是这“马”不会带着他飞奔驰骋，只能是摸索着蹒跚。

姐姐怕孩子吵闹惹弟弟烦恼，搬到婆家去住了。这给她带来繁重的家务负担，每天穿梭似地往返于婆家和弟弟之间。弟

弟的一日三餐，起居洗涮，她都得操持，每天晚上得象照顾孩子那样为他铺床，打洗脚水，安排他睡下后，还要拧紧水龙头，检查煤气，关窗，熄灯，锁门……然后回去照顾自己的孩子。第二天一早又赶回来……姐姐这样为他尽心。他的那些轻生的想法越发不好实现了。

终日呆坐，只从广播电台播音员报时中，才能体会到朝朝暮暮。他听完了连绵的秋雨声，又听呼啸的寒风声，心中常常感到窒息，象有一块大石头压住胸口，喘不过气来。烦闷得厉害而发作时，他便如困兽要冲出牢笼似地东撞西撞，到后来竟发展成忽哭忽笑，捶胸撕发，非得姐姐给他吃下安眠药睡上两天方能平静。眼病未除，心病又添，他就暗暗下了慢性自杀的决心，开始糟蹋自己的身体。每天晚上姐姐走后，他就蹬开被子，或干脆睡到水泥地上，喝生水，不吃午饭，想让自己消瘦生病，早点死掉。为了慢慢地冷了姐姐的心，使他死后姐姐不过于悲伤，他对姐姐发脾气，挑三骂四，摔盆打碗。但是，无论他怎样恶语冲撞，姐姐总是温柔地扶他坐下，拧一把热毛巾为他擦汗，或是轻轻抚着他的头发。姐姐一上班去，他就嚎啕大哭，打自己的耳光，叫着：“姐姐——我对不起你，拖累了你……”可是，一听到姐姐拧开大门碰锁的声音，他立刻又摆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。黑暗的魔鬼啊，能扭曲人的灵魂。

今天下了头一场雪，他摸索着来到附近的河滨公园，想冻病了自己。却遇到这样一个好管闲事的姑娘，听那银铃般的嗓音，她一定是个非常年轻的姑娘。他气恼地回到家里，也不掸去身上的雪，就躺到床上生闷气。

这时，姐姐笑着喊：“小弟，好消息！”

他翻了个身，脸朝里没吱声。姐姐进屋一看，吃惊地问：“你的衣服怎么都湿透啦？瞧，连褥子都弄湿了，快起来！”

他一面帮弟弟换衣服，撒褥子，一面高兴地说：“民政局发给你去上班的报到单了！”

“上班？到哪儿？”他惊奇地问。

“去盲人电开关厂。你该知足啦！明眼人还有那么多待业青年呢，国家照顾残废者，全都安排就业。虽然厂子离家远一些，坐车很顺的。”

他成了这家社会福利工厂的一名工人。姐姐每天早晨送他到厂，为此要早起一小时，自己上班还要迟到半小时。每天下班又去厂里接他，为此只得把孩子托给她婆婆照看。

车间杨主任是位热情的老师傅，虽然是个明眼人，对盲人却能处处体贴。他安排赵灿先干一种简单的活：裁包装成品用的塑料薄膜，把它热合成口袋。这两种动作都是固定在工作台上的钢模子里做的，顺着模子用裁刀裁几裁，又顺着模子用电烙铁划几划，就算完工。辅助性工序都有明眼师傅帮助。不到半小时，他就学会了这种简单的劳动技术。

干了几天以后，他想到自己一个大学生，将永远这么在模具里一裁一划下去，直到老死，刚上班时的喜悦消失了。胸口隐隐地又有了窒息的感觉，周身都好象套进了那钢模子中。但毕竟是在集体中间，有那么多盲人为伴，说说笑笑，他那个旧病才没有恶性发作。

这一天上午，杨主任领了一个青年女工来到赵灿身边，说：“小赵，我已经给你姐姐打了电话，以后不用她来接送你了。明姑娘的家离你家不远，由她领着你，你告诉她家里的门牌号码就行了。”

他看不见被称为明姑娘的女工，只听见一个甜甜的声音说：“我姓叶，在厂里也由我领着你，吃饭、打水等等，很快地你就熟悉了，盲人们在自己厂里都不用‘马杆’，就可以认路。”

他感觉那声音很熟悉，但想不起来在哪里听到过了。同时又觉得那声音很明亮，究竟是她的声音给了他这种感觉呢，还是声音真的能够明亮起来，他一时也想不清楚，只是很高兴地说：“那就给你添麻烦了！”

不知为什么，明姑娘一听他说话，格格地笑起来了，止也止不住，弄得他很不好意思。杨主任嗔怪地说：“傻闺女，这有什么可笑的？人家说句客气话，就值得这么高兴？”

赵灿忽然忆起了那随着雪花飞舞的笑声，是她！他的脸颊顿时发起烧来了。

中午，明姑娘来领他去食堂吃饭，不厌其烦地介绍：“楼梯先下九阶，弯拐，再下十四阶，平地，门坎儿，向东，朝炒菜的香味去食堂，食堂外边是锅炉房……”

到了食堂，她给他打来了饭。他端着碗却迟迟不吃，嗫嚅地说：“那天的事，真对不起……”

她笑问：“那天你冻病了吗？”

他老实地承认：“感冒了，多亏姐姐又做姜汤又灌药的，才好些。我的心情不好，请你原谅。”

她爽朗地表示：“没关系！古书上说，不打不相识嘛！”

饭后，她又给他刷碗，送水，把他领回了车间。

下班铃声一响，他刚脱下工作服，便感觉到一只温柔的手拉住了他的右腕，指挥他的“马杆”探路，引他出了厂门。

一路上，她那明亮的声音在他耳边紧紧叮嘱：“出厂向右拐弯，‘马杆’向右能触到墙壁就是便道，注意靠边走。听到汽车往来声就是大马路，再向右拐，会听到收音机或录音机放的音乐，这是一家无线电商店，店门前面就是人行横道线，从这里过马路，闻到茶叶店的香味向左拐，径直走别拐弯儿，当闻到有炸油条儿的香味时，这就是汽车站了。下班时不炸油条了，会闻到煮

馄饨或酱鸡的味儿……”

下车后，她那纤长的手指又轻轻拉着他的腕子，领他转乘另一趟车。到站后，一直送他到小巷深处的家门口，说声：“明天一早我来接你。”让他进了门，自己才走开。

这一天上了车，可巧遇上一群抱孩子的妇女，只有一个年轻人能让座。她扶他坐下，自己抓着扶手站着。汽车开得很快，他坐着都感到有些重心不稳，忽然听见身后两个妇女悄声议论：“哎，瞧！前面站着的姑娘是个瞎子。”

赵灿听了正在想：这趟车上还有自己厂里的人，是谁呢？却听另一个妇女说：“胡说！她的大眼睛多么明亮啊！”

“再仔细看看，那瞳仁没有视线。”

“哟，真的！早看出来，该让座的！喂，这位姑娘，你坐吧！”

“谢谢，您抱着孩子，还是您坐吧，我行！”

啊？是明姑娘的声音，她也是个盲人？赵灿好象被五雷轰顶，一蹶身站了起来，正赶上汽车拐弯，倒在明姑娘身上。她稳稳地把他扶住，按他坐下，命令：“好好坐着！”

车一到站，她扶他下车，一拉他的手腕，吃惊地问：“你的脉搏怎么跳得这样快？”

他哆嗦着问：“你也是个……盲人？”

“咱们都是那句俏皮话——白费蜡的灯。”她的话音中竟夹着笑声。

他希望这不是事实：“可大伙都叫你明姑娘呀！”

她一边走一边说：“听爸爸妈妈说，我刚刚出生就会睁眼睛，爸爸看到我的黑眼球又大又亮，就给我起名叫明明。谁知还没出满月，发现我是个瞎子，妈妈大哭了一场。我在盲聋哑学校毕业后，分配到厂里工作，师傅们都爱喊我明姑娘。”

他叹息道：“我真不该让你照顾我。”

她真挚地说：“你的不幸比我要大，我从来没看见过光和色，也就罢了！而你是从光明的世界跌到黑暗中来的，精神痛苦更大，适应过程更难些。”

“谢谢你，可我毕竟是个男子汉！”

她说：“是男子汉就要挺起腰杆过日子，虽然残废了，也不能成为别人的拖累。首先要锻炼生活自理能力，从明天起，我来教你。你到家了，明天见！”

他一把抓住她的“马杆”说：“不，我不要你来接了……”

清泉又在叮咚了，那是她的笑语：“我家比你远半站，正好顺路。”

那“马杆”敲叩地面的笃笃声，顺着小巷远去了。他在门外站立了许久，听着那敲击声在小巷里荡起的回响……

二

星期天一早，姐姐象往常一样赶来为他做早点，收拾房间，照料他起床。

忽然，院门外响起了那甜甜的声音：“小赵——”

姐姐答应着开门去了，刚穿好衣服的赵灿慌忙地自己叠好被褥，抻平床单。只听见姐姐感激地说：“你就是明姑娘呀？可帮了我的大忙啦！真不知怎么谢谢你呢！”

明姑娘说：“听说姐姐厂里不休息星期天，你只管上班去好了！我来教小赵自理家务。”

姐姐说：“那怎么行呢！你自己也……”

明姑娘笑道：“别说是做做饭，收拾收拾房间，我连打毛衣都会呢！不是夸口，厂里明眼的姐妹们都夸我编织毛线的针法比她们好！”

她俩的说笑声离屋子越来越近了，坐在床边侧耳倾听的赵灿，忽然想去拭干净桌椅，抓起枕巾就去擦。“当啷”一声，瓷器落地的响声，吓了他一跳。

姐姐和明姑娘跑进来了，明姑娘惊问：“划破手没有？”

姐姐打了他手心一下，收拾着茶壶碎片说：“好！知道学着干活了。哟，床也是自己叠的！不过被里朝外了，枕巾也不能当抹布！”

明姑娘又格格地笑起来，那轻脆的笑声好象有一种诱发性，姐姐也笑响了，赵灿禁不住也大笑起来。

这是他失明以后第一次笑。

姐姐刚一走，明姑娘就带着赵灿忙上了。她自己先把屋里的家什抚摸一遍，然后教他擦拭归置，每放好一件东西，她扶着他的手摸一下说：“记住，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，都要有规矩，用时一拿就能拿着。你知道吗，市政府为了照顾盲人，在煤气炉供不应求的情况下，特意发给每个盲人家庭一套煤气炉。厂里的盲人夫妻家里差不多还都买高压锅，却从来没有出过火灾或烫伤事故。就是因为手轻、心细，动作有规律。”

赵灿一一点头答应着。她领他到厨房做早点时，递给他火柴，他摸索着炉盘点着了煤气。奇怪！这些日常琐事，一下子都充满了诗意，他竟象求知欲旺盛的孩子，干什么都说：“我来！”这顿早点，他吃得比往常都多。

明姑娘捅开蜂窝煤炉子，屋里逐渐暖和起来。有了热水，她又找来洗衣盆，教赵灿洗衣服。

录音机放着电子音乐。他俩忙得满头大汗，不觉时钟已经打了十二下。午饭以后，她提出了一项建议，他立刻被这个建议鼓动起来了，急急穿衣戴帽围围巾，跟她出了家门口。

他俩来到人声喧嚷的菜市场，买了鱼、肉、鸡蛋、啤酒等等，

又回家忙了一下午。

晚上，当姐姐提着菜篮推开家门时，惊呆地把篮子掉在地上了：她看见满桌子的菜冒着热气，肉丝儿切得很细，烹鱼上面配着色泽鲜艳的黄瓜丁、胡萝卜丁和火腿丁，烧油菜蘑菇飘着诱人的清香，炒鸡蛋不老也不嫩。三只大高脚酒杯里斟好啤酒，斟得不空也不溢。

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。若是家里放有水缸，挂有古装美人画，她真会以为这桌佳肴是“田螺姑娘”偷偷从缸里出来做的，或是“画中人”从墙上走下来烧成的了。

“嘻嘻！”门后面发出抑制不住的笑声，赵灿和明姑娘蹿出来，象顽童似地吓唬姐姐：“通！”

三个人围桌而坐，两个盲人向一个明眼人举起了酒杯。明姑娘说：“手艺不高，请姐姐不要见笑。”

赵灿抢着说：“洗菜、剖鱼啦，剥葱、剥蒜啦，都是我给大师傅打的下手。姐姐为我辛苦了，略备水酒，不成敬意！”

姐姐举起了酒杯，两行热泪刷地流下来了。

三只酒杯碰在一起，发出了金属般的声响，久久地萦回缭绕……

赵灿忽然觉得那晶质玻璃杯碰撞的钢音，也很象明姑娘的声音……

在厂里，明姑娘不和赵灿一个班组，她在隔壁车间里当车工。以前，赵灿只听见机器的隆隆声，一直以为那道工序是明眼师傅们干的，她不过是做些下手活。但是，有一次他去找她，别人领他来到一台车床跟前。他惊讶地问：“你会开车床？”

“当然！我做给你听。”她开动了车床，不一会，递给他旋好的铜部件：“给，这是电门开关里的导电柱。怎么样？别看这零

件小，千家万户都用得着呢！”

他抚摸着光滑小巧的铜部件，心里想：过去每天晚上在灯下学习，却不知那光明的灯火里，有盲人的劳动……

他担心地问：“不会出工伤呀？”

她把着他的手开了一下车床说：“这是盲人仪表专用车床，有特备的劳动保护安全罩。我去找杨主任说把你调到我们车间来，敢干吗？”

“你敢，我就敢。”他不假思索地回答。

春寒，刚刚消融的冰河又结上一层薄冰。按照节令忠实地飞回北方的大雁，迎着寒风在长空鸣叫着。才吐新绿的柳枝在零星小雪中摇摆着，想借着舞蹈抖掉身上的寒气。

由于一件意外的事故，赵灿那刚刚暖和的心，又重新结上一层薄冰。

俗语说：黄鼠狼专咬病鸭子。就在他学开车床出师的那天，明姑娘去团市委开会去了，他一个人回家，路上不小心被一块香蕉皮滑倒了，摔坏了尾椎骨。行人们把他送到医院，经过一段治疗后，医生们让他转到疗养院休养三个月。

折磨人的病床生活又开始了，漫长孤独地苦度时光，使他那没有痊愈的旧病复发了，胸口发闷，窒息，烦躁。但这一回他连狂暴的发泄也不能了，因为一翻身就疼得冷汗淋淋。多亏有姐姐和明姑娘的轮流照顾，才使他减轻一些痛苦。

当他微微能起身活动的时候，姐姐找出家里存的乐器，有爸爸留下的，也有他上中学时买的。每当寂寞无聊时，他就拉拉胡琴解闷。

这天上午，他坐在休息室里拉着刘天华的《病中吟》，曲调哀怨凄凉，如泣如诉。这时，明姑娘推门进来，问：“今天好一些